

我們人類的故事大約開始於二百萬年前的非洲。近來進行的田野調查研究指出，最早的「類人」人種是一種能夠直立行走，腦容量大的靈長類動物，在距今二百萬年之前，他們覓食於非洲草原上。四十萬年之後，類人動物開始由非洲向外遷移，並在其後的一百二十五萬年期間，這些動物——散居在整個東半球——學會了如何用火，並且能利用語言與其他同類相互溝通。

在人類演化的鏈鎖之中，隨後出現的是「尼安德塔」人，再其後大約四萬年前，出現了由解剖學觀點看來完完全全可以算是現代人的人。這些最早的人移徙到美洲和澳洲，並在西歐洞穴的穴壁上留下美妙絕倫的壁畫。大約一萬年前，人類在西亞發展出農業，這對整個人類生存的性質有了戲劇性的改變，因為有了農業，人類不再漂泊不定，且定居在村落中。定居的生活「迅速」（此一期間超過五千年）使得文明產生——一方面是，政治機構、文字、藝術和科學；另一方面則是，戰爭、社會不平等和壓迫。大約在西元前三千二百年左右，最早的西方文明產生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此後，直到大約西元前六百年左右，除東亞文明和美洲文明之外，人類最優秀的文明乃是由美索不達米亞人、埃及人、希伯來人、邁諾安人，以及邁錫尼人創造出來的。

第一章

最早的開端

The Earliest Beginnings

人類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首先，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是用後腳直立行走，這在哺乳動物當中，乃是一種極為不尋常的方式。還有我們的頭顱也有一些不同的特徵，尤其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腦容量。……我們的上肢不再只是輔助行走的工具，它擁有非常高的操作技巧。這一技巧是由於組織結構造成的，但最關鍵的原因還是在於大腦的功能。……人類的雙手和大腦最明顯的成果就是技術。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動物能夠如同人類這樣多方面且任意地操控世界。白蟻能夠建造結構精密的巢丘，並在其巢中創造自己的「空調」，但是白蟻卻無法為自己選擇建構一座教堂。人類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他們擁有隨心所欲做事的能力。

——理查·李凱，《人類的形成》

歷史的本質

凱薩琳·莫蘭是珍·奧斯丁小說《諾桑覺寺》筆下的女主角，她抱怨歷史道：「談論的都是一些令人煩惱、讓人厭倦的東西。教皇和國王的爭執、戰爭及瘟疫瀰漫在歷史的每一頁之中；男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女人根本就沒有任何一席之地，真是讓人厭煩透了。」雖然於珍·奧斯丁筆下的女主角是在西元一八〇〇年左右說過這些話，但她可以把這些抱怨的話語原封不動地搬到最近使用，因為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大多數的歷史學者仍然認為歷史只不過是「往日的政治」，以及一份枯燥乏味的斷爛朝報。歷史的主要內容被局限於戰爭和條約、政治家的傳記和政策、統治者的法規與法令。儘管這些內容相當重要，但絕對不是歷史的全部。特別是在最近幾十年來，歷史學者逐漸意識到，歷史是人類昔日在各個領域的活動紀錄——不僅只是政治的發展，而且還包括社會、經濟，以及思想的發展。不管是女人還是男人，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也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是歷史的一部分。男人、女人共同創造的，並且反過來規範他們生活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家庭和社會階層、莊園制度與城市生活、資本主義與工業主義等，盡皆如此。另外，在思想和態度上，不僅有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而且也包括那些事實上其生平從未被「經典大作」所談論過的普通人，他們的思想狀態，這些都是歷史學家關心的內容。而最重要的是，歷史包括了對事件發生的原因、人類的組織和思想模式的探尋——研究推動人類從事偉大使命的力量，以及人類成敗的原因。

史學家在擴大研究領域的同時，還引用了新的方法和工具來強化他們自己，以便能夠更適當地執行他們的工作。現在的史學家不再像過去，那樣辛苦地埋首於古老的編年史書和文獻當中，來弄清楚胖子查理在西元八八七年七月時到底是在英格爾海姆或盧斯特璦。爲了採用統計數值的證據，他們學習電腦科學家的方法；爲了闡述物價上漲的影響，他們研究經濟學；爲了推論婚姻類型，或評估戰爭與瘟疫對整體人口的影響，他們精通人口統計學家的技術；爲了考察穴居或者現代城市化的現象，他們又搖身一變而成考古學家，研究出土的化石和陶片，以及現代城市景觀；爲了了解生活在古代的男男女女的行爲動機，他們又援借了社會心理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的見解。還有爲了說明那些沒有留下，或者遺留極少文字紀錄的人們其生活和思想，他們尋找以其他方式保持下來的文化遺蹟，諸如民謠、民間傳說，以及墓碑。

當然，不論何等的聰明敏銳，歷史學家都不能創造證據。幾乎無法計算的過往事件難以回溯，因爲它們未曾留下任何痕跡就已消失了；其他很多事件雖爲人

所知，但說到底也是不完整的。因此，有關於過去「到底如何」的一些極為關鍵的問題，要不是無法回答，便是只能根據十分有限的推斷來回答。由於其他種種理由，關於動機與起因的問題，可能不會有確定的答案。因為單一的人類個體時常難以了解自己行為的動機，所以，如果有人認為自己能夠完全確定別人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實屬膽大妄為。至於諸如戰爭、經濟成長之趨勢，或者藝術風格的變化等集體發展的原因，實在是太過複雜了，以至於難以用科學方法予以解答。但是無論如何，只要我們掌握的證據越多，就越能夠接近於有效地重建過去，並且越能對過往發生的事件提出解釋。此外，對於為了歷史分析的目標而在蒐集和解釋各種資料中所遇到的困難，不應以悲觀的態度視之，而應該把這些困難當成激發知識的挑戰。

我們到底應該沉湎於過去，為了一個又一個失去的時代振臂而呼？還是設法了解我們是如何到達今天的地步呢？顯然這兩個極端都無法讓人滿意，因為留戀過去幾乎無法避免導致曲解，而且無論如何都是沒有用的。相同的，極端的「現代意識」也同樣會導致曲解，況且推斷我們現今所做的一切，無論是如何被認為是愚蠢的事，都比前人更勝一籌。所以，最好的辦法似乎就是既不尊崇過去，也不必抱持著高人一等的態度貶低過去。相反的是，許多歷史學家為了追求了解特定時期的人，他們是如何努力解決遭遇的問題，並且採用適合他們特定的環境，以及發展階段的方法，極有成效地生活著。其他歷史學家尋求的是時間的變遷，而不認為有一種可以通往最理想的現實世界的漸進性發展存在。這些歷史學家認為（但願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認清變化的模式和機制將能夠讓我們更容易了解現在，更有可能為因應未來而制訂出更穩健的策略。

走出非洲

對人類歷史最早的研究，也就是所謂的史前人類學或者是人類化石學，因為在東非有一系列重大化石發現，使二十世紀下半葉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在這些發現問世之前，史前人類學家推斷人類起源於東南亞，現在他們則知道人類的起源地是在非洲；並且，將先前他們認為最早的類人動物發源於大約一百萬年前的這個數字，再往前增加一倍的時間。

最轟動的東非化石發現，有多次成就是由英國著名的史前人類學家族，即李凱家族所完成的，如果沒有這個家族的開創之功，也許就不會有其他的發現。路易·李凱是英國一位遠赴肯亞傳教士的兒子，他早年就已決定要在東非尋找早期人類化石的蹤跡，當時許多專家怒斥他這等行為是有勇無謀之舉（李凱本來就

是一個獨來獨往不喜歡與人合作的人，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他的許多行為仍令許多觀察家驚奇：為了對初民先祖謀生的方式有直接感受，他不帶任何武器就悄悄接近非洲野生動物）。一九三一年，李凱在坦尚尼亞（當時仍是坦干伊喀）^{〔1〕}，發現了原始的手斧，他慶幸自己尋找化石的路是走對了：這些石斧是由生活在大約在一百萬年前的一個早期人種製造的。但因為李凱身兼多職，再加上資金短缺，李凱在往後四分之一多的世紀裡，於尋找化石方面進展甚少。此後，在一九五九年，一個重大的突破出現了，但這不是李凱本人，而是他的妻子兼合作調查的夥伴瑪麗·李凱完成的。那一年瑪麗在坦尚尼亞一個遺址進行仔細搜尋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看起來像是人類牙齒和頭蓋骨的碎片，她將所有的碎片拼湊在一起，並做了年代的測定，結果發現這竟然是一個近乎完整的頭蓋骨，是屬於一種生活在一百八十萬年前大致與人類相似的動物。由於瑪麗發現的這個頭骨下頷的牙齒很大，新聞界很快就把牠稱為「胡桃鉗人」。

「胡桃鉗人」其實並不是人，而是一種能夠直立行走的進化猿類。李凱夫婦也知道這一點，因而就想弄清楚在附近能否找到更接近人類的化石：僅僅過了兩年，他們的長子強納生就給予一個確切無疑的答案，他發現了一個生活在一百八十萬年前，腦容量比「胡桃鉗人」大得多的靈長目動物的頭蓋骨遺骸。路易·李凱辨識出這是一個與「胡桃鉗人」不同種類的化石，此一種屬顯然是現代人類的直系祖先，因此他將之歸置於「人類」的範疇，而並非「猿類」的範疇，稱之為「能人」，或者是「有才能的人」。

一旦人們清楚了解東非各個遺址是找到人類起源證據的最佳場所，那麼其他驚人的發現便會以讓人瞠目的飛快速度隨之產生。一九七二年，李凱夫婦的次子理查（李凱家族中現今最為著名的史前人類學家），他率領一支隊伍在肯亞發現了一個屬於能人的頭蓋骨碎片，這一頭蓋骨比他的兄長所發現的那個頭蓋骨更加完整，也更加古老，而且時間大約是兩百萬年前。一九七四年，美國人度納德·強生所率領的考古隊在衣索比亞發現了一個生活在三百二十五萬年以前，能夠直立行走類人猿整個骨架的百分之四十部分（正當在宿營地清理這個類人猿骨架時，收錄音機中正在播放著披頭四樂團的歌曲「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於是強生便將之命名為「露西」）。一年後，強生以及他的考古隊發現了至少十三個與「露西」同時代類人猿的大量骨骸。一年之後，瑪麗·李凱在坦尚尼亞發現了一個三百七十五萬年前，曾在那裡行走的直立類人猿的足跡。在本書撰寫期間，驚人的發現仍在不斷出現：一九八四年，理查·李凱率領的考古隊在肯亞發現了一個生活在一百六十萬年前的人類祖先的骨架；這個骨架十分

完整，如果牠是智人的骨架，那麼幾乎可以用牠來上醫學院的解剖課了。

當然，發現頭蓋骨和骨架是一回事，解釋這些物證又是另外一回事。毫不奇怪的，對於人類起源的問題仍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與爭論；同時隨著更好論點的提出，以及新物證的發現，人類起源的學說得以不斷被修正。但無論如何，最近二十年間提出的兩個基本論點，一直到現在依然是無可爭議的。其一，在導致現代人的一連串進化過程，與包括現存所有類人猿的一連串進化過程中的第一次「分裂」，其關鍵與「兩足行走」，或者是與直立行走有關，而不是與原先一度認為的腦容量大小有關。這點可以由「露西」和強生的考古小組所發現的，與露西類似的其他直立類人猿化石中得到證明，在牠們的臂骨和腿骨中，可證明牠們是直立行走的，但其頭骨卻表明牠們的腦容量並不大，比黑猩猩的腦容量實際上大不了多少。實質腦容量增大最早是出現在露西之後一百二十五萬年的化石上，可見直立行走無疑是發生在先の。

露西這證物還表明了先進的兩足行走，並不能直接立即讓雙手騰出來製作、使用工具，以及武器，因為這必須在腦容量變大之後才有可能發生。相對的，依現在看來情況可能是，在生存競爭之中，直立類人猿較其他猿類占有優勢，因為牠們可以抓取食物，拿著就跑，隨後在隱密的地方享用。由於牠們都是在白天時這麼做的，所以牠們的汗也要流得更多，這就是為什麼存留下來最佳的直立猿人，都是皮毛比較少的一些。事實上，部分史前人類學家認為，腦容量增大是要成爲一種生物學上優勢的首要條件，因為腦容量變大更能夠較佳地調節直立猿人的體溫。先進的進食方式，使得人猿的遺傳基因趨向兩足行走的方向。這一事例爲「自然之母」在計畫人類進化的過程時並非具有先見之明，下了最妙的註解，因為把雙手騰挪出來固然可以開始工具的製作，但這種情形是在一、二百萬年後才出現的。

一如近來非洲的化石發現所表明的，「自然之母」也是草率的，因為牠創造了許多像露西那樣已不存在的動物。這用另外一種方式，說明了有關人類進化已得到公認的第二基本論點，即朝人類方向進化的第二次遺傳基因的「分裂」，此次分裂確實與腦容量有關。能人，是現知朝現代人進化的最早種屬，牠們早在兩百萬年前就存在了，並擁有一個比「胡桃鉗」人同時代的直立人猿大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腦容量。毫無疑問的，正是這樣的大腦，讓能人在十到二十萬年的時間內取代了直立類人猿，因為大腦容量讓牠們能夠使用工具。不言而喻，能人的工具極其簡陋——獸骨、樹枝，而最精緻的工具便是鋒緣經過打製而變得鋒利的石片。看來，這些工具與其說是用來狩獵，倒不如說是用來幫助早期人類挖掘根

莖、砍伐植物、砸碎堅果，和割去腐肉，從而豐富牠們食物來源的工具。而且，借助工具來採集食物，不僅使早期人類得到更多和更豐富多樣的食物供應，這也是人類向文明門檻邁進的第一步，因為這需要某種程度的集體合作，而這仍是目前在所有靈長動物中尚不知曉的。

從能人到智人

除了知道具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之外，我們對能人的活動所知極為有限，牠們似乎已在一百六十萬年前於非洲融入在進化鏈中屬於牠們後繼者的直立人之中。不過，我們對直立人的了解可要比對能人所知更多，直立人大約活動於一百六十萬年前到三百萬年前，是最早由非洲向外遷移並散居在地球各地的種屬。此外，最早進行集體狩獵，以及最早學會用火的也是直立人。直立人還很能夠適應他們所生存的不同環境，因而他們存在的時間比我們現代人類——即智人，迄今所生存的時間多了五倍以上。

從體質的角度來看，直立人和能人的區別非常大。能人的身高大概和赤道非洲侏儒人差不多，直立人的體型與大多數現代人的身材相當。理查·李凱小組於一九八四年時所發現那個近乎完整的骨架，是屬於一個年齡大約十二歲直立人男孩的骨架。他當時已有五呎五吋高，成年後他可能會長到六英尺高；的確，如李凱所觀察的，這個男孩十分健壯，他在史前大學代表隊中「可以成爲一名優秀的橄欖球球員」。從他的智慧來看，如有機會，這個直立男孩也會完成一種相當複雜的進攻性打法。直立人的腦容量比能人平均要多出百分之四十，而且從其中某一化石證明了，直立人的大腦形狀已趨向我們現代人的大腦之方向變化了。

直立人的智力使他們能夠由非洲移徙到歐洲和亞洲的遠東地區，並且在移徙的過程中適應各種不同的氣候條件。直立人分布的例子，有所謂的爪哇人和北京人，他們大約在西元前五十萬年前，就已經到達他們所以得名的地區。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三〇年之間，考古學家在北京西南二十五英里的一處洞穴中，發現了四十餘個北京人的頭骨碎片。隨後又在同一地點發掘到一些標本，但年代晚到二十萬年以後。從解剖學上來說，此二者有極大的不同：牙齒和上、下顎變小了，腦容量變大了還多出了百分之二十，表示飲食習慣已有改變，且智力也有所提升。自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考古研究蓬勃的發展，根據這些研究指出，亞洲東部大片地區之中，仍由五十萬年前最先到達這裡的人種居住著。儘管證據不夠完備，但證明早在西元前六萬五千年，直立人就可能已在中國出現了。

很顯然的，直立人最重要的一項發明就是語言的應用：從對直立人喉部進行的復原（完成於一九八二年）證明可知，直立人可以發出我們現代人所可以發出的大多數聲音；另外，雖然語言沒有遺留下任何直接的化石遺物，但是幾乎可以確定直立人的工具，其樣式乃是經由複雜的規則體系製造出來的，若不是透過語言的傳達，難以長久存在。

直立人一定知道如何在獵捕大型野獸，以及在加工、分配食物等過程之中進行合作。這類合作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在採集食物與加工食物的過程中，確認了互相有益的男性和女性角色。最後，至少在四十萬年前，直立人已學會使用火。他們是否也學會升火是個難以確認的問題，但是肯定他們可以控制火，會用來取暖，驅趕對自己有威脅的野獸，或許還會利用火來煮食物。直立人用火的證據，在相隔遙遠的中國和西班牙都有發現，這證明了直立人已經具備足夠的智力，能獨立發展某些改善生活水準的方法。

大約三十萬年前，直立人開始逐漸進化成爲智人——確實，這一進化過程十分緩慢，所以很難由現存的遺物中說明，直立人何時進化結束，智人何時開始。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這數十萬年之間，身體的變化在頸部以上尤爲明顯，因爲儘管直立人的體格健壯得好像橄欖球球員，但是他們的前額仍像猿類那樣呈現傾斜形狀，他們的腦容量平均也只有我們現代人腦容量的百分之七十。史前人類學家傾向於認同，在直立人與完全的現代人之間，有兩個過渡性的智人階段——原始智人，生活在三十萬年前到十二萬五千年前；以及尼安德塔人，生活在十二萬五千年前到四萬年前。

由於歐洲與近東地區有爲數衆多的考古發現（「尼安德塔人」的骨骼，最早是在一八五六年於德國尼安德河的尼安德塔河谷中發現的——於是以此命名之），因此，比起尼安德塔人更早期的任何種的人類，我們對尼安德塔人這一類的智人過渡階級有著更多更好的資料。最有需要強調的也許是，「尼安德塔人」雖然經常被當成是原始和愚蠢的同義詞；而且還有一部好萊塢的電影，將尼安德塔人形容是用「哦、嚶」的溝通方式交談。但是在遺傳學方面，尼安德塔人和現代人的區別很小，其情況就有如現代人各種族之間的區別。換句話說，儘管尼安德塔人的胸圍比我們現代人要寬大，他的顱骨形狀和現代人有些許不同，但是，假如讓一個男性的尼安德塔人穿上西方企業家的公司衣服，站在華爾街或是麥迪遜大道上，是不會讓人感到有什麼不協調的地方。

尼安德塔人是精熟的工具製造者，也是打獵的能手。在他們以前的類人、猿

人往往只依靠一或兩種全功能的工具 / 武器，尼安德塔人創造了大約六十種不同專門的工具，包括刀、刮具、鑽孔器和矛頭，這些工具大部分是由石頭製成的。此外，他們也用骨頭製造更精細的工具，不過在製造的過程中要相當仔細小心。另外，尼安德塔人還用樹枝和骨頭來建造他們蔽身的場所，或者利用現成的洞穴棲身，並在洞穴之中堆建龐大的石爐。尼安德塔人的狩獵技術極其成功，以至於有一些尼安德塔人的族群限制自己只能獵捕一種獵物，例如說熊或鹿，而不是見到可以捕獵的動物就將其捕殺。有些人類學家推斷說，主要是因為儀式上的考量，所以才會有這種狩獵的習慣產生——可能尼安德塔人認為，他們是在尊重自己所喜愛的動物之靈魂。不管尼安德塔人是不是一種儀式的狩獵者，在他們當中確實有些人是現知最早花費時間來集體從事一些物質生存需要之外的活動者。有部分的尼安德塔人確實是用與眾不同的崇敬方式來埋葬死者，他們用食物和日常用品當陪葬物，其用意顯然是想幫助死者在身後的世界航行。

尼安德塔人種是如何進化成為完全的現代人種，此一問題讓專家極為困擾，因為這一轉化的過程，不管多少，總是在一個狹窄的時間之內發生在東半球各地（尼安德塔人居住在歐洲和西亞，與之同時也有與尼安德塔人相似的人種居住在非洲和東亞）。說出這一點就夠了，在四萬年和三萬年前之間，尼安德塔人消失了，在東半球的土地居住的是在解剖學上與我們酷似的人^[2]。與此同時，有些新進化而成的人種遷移進入西半球，當時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之間尚有陸橋相連，所以移至西半球不需要用船。至於澳大利亞，從三萬年前就已有入拓殖（方式不明），所以整個地球就像今天這樣大概都有人居住了。

早期人類藝術和早期人類遺蹟

要承認下述這一點，無論如何是相當令人欣喜的，那就是除了拓展美洲之外，現代人首先達成的成就，乃是創造了目前所知整個人類藝術史上最讓人驚豔的繪畫——即是介於三萬年前到一萬兩千年前之間，位於法國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著名洞穴壁畫。在目前已發現超過二百個的洞穴之中有洞穴壁畫（其中最出名的是位於法國南部的拉斯科岩洞中，以及位於西班牙的阿爾塔米拉岩洞），這些現在所知最早的藝術家畫出令人屏息凝視的壁畫，其內容主要是描繪跳躍中的動物，如歐洲野牛、公牛、馬、矮種馬，以及公鹿。這些洞穴藝術強調的主題無疑就是運動，幾乎所有的壁畫都是在描繪動物的跑、跳、吃草、反芻，以及被獵人迫入絕境時的動作。經常用巧妙的手法來表現運動的態勢。在這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另外描繪輪廓，來顯示動物的腿部或頸部運動的區域。這些洞穴畫家還時